

从山城到甬城， 一个人的教育迁徙

□黄兴力/口述 赵淑萍/整理



黄兴力

1 山上的学校，水上的学校

他从西南山城走向三江交汇的宁波。三十多载，他都在写一部关于“人”的教育长诗。他是生物老师，却自带文艺气质；身居校长之位，却温和如邻家长兄。在他眼里，没有差生，只有差异。

如今，他立于甬江女中的旧址之上，苦心“经营”着宁波教育博物馆。他进行数字化探索，让沉寂的馆藏开口说话；他打开大门，让博物馆成为“城市文化会客厅”；他主导为三十多所学校拍摄数字化校史短片，让百余年宁波教育的来路，在光影与讲述中重新变得鲜活可触……

他是全国先进工作者，奥运火炬手，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获得者……从校长到馆长，不变的是那份对教育、对文化、对他所在的城市的赤诚守望。

我和宁波这个城市有缘。我就读的重庆清华中学是1938年由宁波人承建的。后来，我读重庆工商大学的生物专业，我的班主任王宜林是宁波人；参加工作，我的专业指导老师章关善也是宁波人。在他的精心指导下，我拿到了重庆首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生物学科第一名，从此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。章老师治学严谨、工作勤勉，还有那一口带着江浙口音的普通话，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

有一年，我参加了教育部主办的重点中学校长培训，和江浙一带的几位校长交流，了解到江浙教育的大环境，心生向往。后来，在报纸上看到宁波市教育局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宁波二中校长的信息。那些条件我都符合，比如，要求特级教师或博士，有重点中学校长5年经历，且在48岁以下。于是，我坐飞机来甬，想看看学校。

宁波二中是水上的学校。再说说我之前待过的重庆铁路中学，那是山上的学校，在重庆教育界也算个窗口，隔三岔五就有团队来参观。那地形是真有意思，进了山上大门抬头找不到屋顶——坡太多。每天上班等于锻炼，步数过万跟玩儿似的。宁波二中，在月湖的竹洲岛上。一泓碧水，四面环抱，古木苍苍，小桥流水。当然最让人景仰的是她深厚的文化底蕴。站在水边，不由唤起我内心深处的江浙情结。后来，参加面试，居然评委有30位，有15位是市教育局领导和邀请的校长、专家，还有15位是二中自己的师生、家长代表。这让我很震惊。我顷刻感到这个城市的开放和民主的氛围。面试后，当年4月，我接到任职通知。更有趣的是人还没来，二中的一些家长已从网上查到我的QQ号，把我拉进他们的群。群里没有一个老师，只有家长和我。然后家长就在群里不停地给我讲二中的情况，向我提要求，比如增加晚自习之类的。

正式报到的第一天，我发现，校门口湖边的一座小桥和亭子，居然和我女儿的名字一样。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。

2 没有差生，只有差异

初中时，有一次我参加游泳考试，游着游着突然在水中沉了下去。危急关头，有位同学把我救了上来。他的成绩，在我们年级里处于下游。于是我想，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，不能用“差生”来定义。

当了老师后，我一直坚持“没有差生，只有差异”。担任校长后，更是推行我的理念。学校课程的设置、评价是多元的，不是用单一的一把尺子来衡量。学校的氛围很好，老师同学很开心。有些孩子，学习成绩不怎么样，但是很爱学校，他们还给学校写诗，写校歌，在外面宣传学校。在四川时期，学校允许有择校名额，好多学生想来。记得有个男孩一心想要读我们学校，但是交不齐费用。他就来“缠”我。我走到哪儿，他跟到哪儿。甚至我上洗手间，他就在门口等我。最后我被缠怕了，当然也感动于他的执着，说：“现在交不上，就缓交吧。”后来，男孩给我发短信，说已在去西安的路上。他去那打工赚学费。后来，他终于入学了，整个人晒得黑黑的。

怎样对待学生，很简单，就两个“如果”：“如果我是孩子”“如果孩子是我的”。学生不是造分的机器，他们有自己的兴趣、爱好和想法，也需要有情绪的宣泄口。如果记住这两句话，我们的教育才真正有了“人”。

我可能是一个最不像校长的校长。比如，我会给老师们拍照，不是特意地拍。捕捉工作、活动、表彰时的瞬间，记录他们的风采。我觉得，教育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。有一次期末文艺演出，我上台总结后，担任主持的校团委书记怂恿大家让我表演。我问学生、家长想让我表演什么，大家都喊着要我跳舞。我就大大方方地跳起来。后来，有的学生、家长被带动，也一起跳起来了。但是，这件事也引来了不同的声音，不少人觉得师道尊严，该端的时候就要端着。我想，这可能是文化的差异。在川渝那边，校长和师生一起唱歌跳舞是很自然的一件事。



邀请周显欣来宁波教育博物馆讲座。

3 众筹养猫，全城寻猫

二中环境好，常有小动物进来溜达。于是，就有流浪猫和流浪狗。

一只橘猫，憨憨的很可爱。它每天都来学校报到。孩子们怕它被赶走，就来找我，我同意了。于是，有孩子发帖：“一起有钱出钱没钱出力，实在不行，一边吃瓜一边看我干也行。”还特别备注了一行小字：“这项伟大计划，校长同意了，可以安心心搞大事了。”我就在帖下跟了一句话：“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待动物的态度如何，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。动物是人类的朋友，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。”

这只橘猫就被孩子们众筹着养了起来，还打了疫苗，日子过得挺滋润。有考察团来，它也不怕生，跟在老师后面“迎接”，或者蹿进合影里。后来，一个学生征得父母同意，把橘猫领回了家。结果第二天，猫就从家里溜走了，不知去向。全校师生急得不行。最后，甬上甚至省里的媒体都替我们发了“寻猫启事”。

那只橘猫终究没有回来，但它让一所学校在2017年的夏天，集体温柔了一把。其实，我家的“波波”也是我在学校时领养的流浪狗。在我看来，教育本该是充满温情的。

4 守着文物，守着初心

我教了34年书，做了3所学校20年校长，然后来到了宁波教育博物馆。这栋百年建筑，是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——甬江女中的旧址，屠呦呦在这里读过书。

我是生物老师，又是重庆人，对宁波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。刚到馆里，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“恶补”，看资料、查档案，从头了解这座城市的文脉。

补课的同时，我琢磨着怎么让这座老建筑“活”起来。我深信“以美育人”的力量。我们请一些学校的师生来馆办展，请插花师在百年老教室里教花艺，年轻人听如何品尝咖啡。周末放电影，亲子家庭做掐丝珐琅。有时，还有文艺名家来进行沉浸式表演，专家开人文讲座。这样，人气慢慢旺了。但想让年轻人真正走进来，光靠这些不够。我开始做短视频，试着用时尚的方式讲故事。在故事里融入思政教育。

我曾经的一位重庆学生周显欣，在影视界是有名气的实力演员。她在热播剧《觉醒年代》中饰演陈独秀夫人高君曼。于是，我邀请她来教博聊一聊中国女性的成长与力量。那天现场座无虚席。有学生问及她一百年前的女性和今天女性的不同。她回答：“她们需要争取一张课桌，你们已经有了整间教室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——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声音。”在屠呦呦的展板前，她驻足良久，轻声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明星。”

我也常看到一些老者在数字校史馆点击母校名字，翻看历届毕业照。一位老先生站在屏幕前，用颤巍巍的手指划开1962年的黑白照片，找到了自己。那一刻我确定，技术这东西，也可以有温度。我在主编关于宁波教育的书，出版社编辑是我的学生，缘，妙不可言！

没有冷门的场馆，只有未被点燃的心灯。这座博物馆守着的不是旧物，而是一座城市教育的集体记忆与未来期许。她应该是文化活态传承最美的样子。